导致民间屡屡爆发起义。在文化层面，则颇有建树，鼓励基础教育，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正式印刷的报纸；俄国的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图书馆（“我还要下一道命令，不但免费接待任何人，如果有人呼朋引伴来参观这些珍宝，我会招待他们喝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酒，由我来付钱”）、第一批公众剧院与公园，亦皆为彼得创设。此外，大帝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宗教革新，不允许东正教会干预政治。

和欲壑难填的先辈们一样，彼得没有停下对外扩张的步伐。刚掌握权柄，已两次远征亚速，企图打通黑海出海口。为对付称雄波罗的海的北欧强国瑞典，他还同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达成“北方同盟”。1700年，北方战争爆发，这场足足持续了21年的混战，以沙皇的胜利宣告结束。清醒的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们发现，大帝在发威，俄罗斯在崛起。

（彩蛋插入：1685—1688年，雅克萨之战里清军的战斗力不错。）

1721年，参政院封彼得为“全俄罗斯大帝”和“祖国之父”。他的改革让俄国告别东方、走向西方；告别中古、走向近代。从此，俄罗斯自一个内陆国变成了一个由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延伸到黑海的马桑德拉、从波罗的海扩展到太平洋的巨大濒海国。

皇朝斜阳

1725年2月8日，彼得大帝驾崩；死时未指定继承人，亦缺男嗣（太子因“叛国罪”被处死），故皇位落到了第二任皇后玛尔塔头上，称叶卡捷琳娜一世。此妹本系平民，在俄军攻占利沃尼亚时被俘，为主将缅什科夫收留，后献给彼得，深受宠幸。据说，每当暴躁的大帝雷霆震怒失去控制，只有玛尔塔能“稳撸顺毛”，帮丈夫平复情绪。（P.s. 女俘当皇后再当女皇，不得不说彼得很有魄力。这剧情，足够小言作者们脑补百万字玛丽苏鸿篇巨著了。）

其后短短40年不到的时间，宝座数易其主；直到另一位“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将罗曼诺夫皇朝引向最后一波辉煌。徒呼奈何的是，阳光不会永远照耀圣彼得堡。自1712年迁都以来，这座城市不失为一项乌托邦工程的象征，目的是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敦促他们拥抱一个启蒙、进步的世界。可人民总归觉得，国家实际上身首分离，“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人民不懂皇帝，也不懂被供养的那个宫廷、贵胄、官员的社会。圣彼得堡是遥远的，莫斯科也许近一些吧。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一书，犹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道尽历史的遗恨与苍茫。按照蒙蒂菲奥里的观点来思考，俄国上下两个阶层的分化，发轫于彼得一世。这份分化感、陌生感，同样弥漫于俄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俄罗斯文学中尤其明显——所谓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普希金表示自己是彼得大帝的小黑人的子孙，经常怀念阳光灿烂的非洲故乡。相比之下，屠格涅夫虽然是一个近卫军上校和一个有钱女地主的儿子，个人教养与趣尚，却都表现得“很西欧”；在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烟》里，大作家甚至让他的主人公站在西欧派的立场上参与辩论（屠氏爱国，但貌似并不愿意去理解它）。2022年，俄乌冲突不断升级，“欧洲年度树木”评选活动的组织者凑热闹加入“制裁”队伍，宣布禁止俄罗斯参与“欧洲年度树木”的评选；而代表俄罗斯参选的那棵老橡树，恰是屠格涅夫种植的。联系上文看，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讽刺？

俄罗斯兼具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东正教与基督教、传统与文明的二重性，从而形成了某种隔阂与距离，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倒是美的，对统治者而言却颇为致命——损害了威权的合法性。事实证明，“开明专制”难以为继，19世纪中后期的沙皇政府“大改革”，早已挽不回日薄西山的颓势。一个徘徊着的“幽灵”，会把陈旧的帝国送进坟墓。

历史这一周·人物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

1974年6月7日，《荒野求生》主人公贝尔·格里尔斯出生。

1810年6月8日，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出生。

1921年6月10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出生。

1963年6月11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

1914年6月12日，围棋大师吴清源出生。